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波雜誌 第九卷

○洞府投簡 天下名山洞府：河南府平陽洞、台州赤城山玉京洞、江寧府華陽洞、舒州灊山司真洞、杭州大滌洞、鼎州桃源洞、常州張公洞、南康軍廬山詠真洞、建州武夷山升真洞、南嶽朱陵洞、江州馬當山上水府、太平州中水府、潤州金山下水府、杭州錢唐江水府、河陽濟瀆北海水府、鳳翔府聖湫仙游潭、河中府百丈泓龍潭、杭州天目山龍潭、華州車箱潭。初，朝廷以每歲投龍簡，而洞府多在僻遠處，其齋送祭醮之具，頗以為擾。天聖間，下道錄院，定歲投龍簡凡二十處，餘皆罷之。煇四十年前，於馬當龍祠廊廡下見一碑，刻投龍處所，視此數頗有增益。碑陰載祭享牲牢、香幣、樂節為詳，乃元豐間江州建立者。再過之，則亡。

○無垢《語錄》

張無垢貶南安，凡十有四年，寓處僧舍，未嘗出門戶。其一話一言，舉足為法，警悟後學宏矣。其甥於怨哀集《語錄》十二卷，既已刊行，其間《論語絕句》，讀者疑焉。蓋公自有《語解》，亦何假此發明奧義？嘗叩公門人郎曄，曄云：「此非公之文也，《語錄》亦有附會者。」

○富鄭公封駁

唐制：唯給事中得封還召書。富鄭公知制誥日，劉從願妻遂國夫人，王蒙正女也，既奪封罷朝謁，久之，復其遂國封，公乃繳還詞頭，其命遂寢。中書舍人繳詞頭，蓋自鄭公始。

○封押遺奏

事有礙於理，亦恐所傳或致訛舛。富鄭公薨，司馬溫公、范忠宣來弔哭。公之子紹庭泣曰：「先公有自封押章疏一通，殆遺表也。」二公曰：「當不啟封以聞。」既曰遺表，自有常式，恐難以元封押進御。封可也，押可乎？東坡作公《神道碑》，止云：「手封遺表，使其子上之，世莫知所以言者。」「袖中諫草朝天去」，歐陽公固嘗議之。

○仕宦止

「祿豈須多，防滿則退。年不待暮，有疾便辭」。仕者若守此戒，則不殆不辱，可全始終進退之節。頃見洪慶善書此語於座屏，然晚有南荒之謫，蓋亦昧於勇退。士大夫能明哲保身，以全終始者，寡矣。

○嫁女娶婦

「嫁女須勝吾家者，娶婦須不若吾家者。」或問其故，曰：「嫁勝吾家，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。娶婦不若吾家，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。」安定胡翼之云。

○不受盤餐

石守道為舉子時，寓學於南都，其固窮苦學，世無比者。交遊間嘗以盤餐遺之，石謝曰：「甘脆者，亦介之願也。但日饗之則可，若止得一餐，則明日何以繼乎？朝饗膏粱，暮厭粗糲，人之常情也，所以不敢當。」歸之。貧樂箠瓢，賢矣哉！嘗聞富鄭公辭疾歸第，以俸券還府，府受之。程伊川正叔曰：「受之，固無足議，還者亦未為得也。留之無請，可也。」或曰：「饋食，美意也。受而不食，可也。卻之，近名也。」

○群游嵩山二說

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，事錢思公。一日，群游嵩山，取穎陽路歸。暮，抵龍門，雪作。登石樓，望都城次，忽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者。既至，乃思公遣廚傳、歌妓，且致俾從容勝賞毋遽歸之意。思公既貶漢東，王文康公晦叔為代。一日，訝幕客多游，責曰：「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？萊公尚坐奢縱取禍，況其下者。」眾不敢對，歐公取手板，起立曰：「以某論之，萊公之禍，不在杯酒，在老不知退爾。」四座偉之。是時文康年已高，為之動。故歐公六十五即休致，門生或有言：「公德望為朝廷倚重，且未及年，豈容遽去？」公答曰：「某平生名節，為後生描畫盡，唯有早退以全晚節，豈可更被驅逐乎？」以是知公未老告歸，蓋以文康公為戒，且踐疇昔之言也。或云歐公游穎陽，見山中石壁上丹書「神清洞」，即此時也。一小說名《默記》，內一條云：尹師魯性高而褊，在洛中與歐、梅諸公同游嵩山，師魯曰：「遊山須是帶得胡餅爐來，方是遊山。」諸公咸謂：「遊山貴真率，豈有此理！」諸公群起而攻之。師魯知前言之謬，而不能勝諸公，遂引手扼吭，諸公爭救之，乃免。煇見前輩云：「一時失言，有所不免。若曰愧而扼吭，無是理也。」著《默記》者亦不當書此。

○《侍兒小名》

洪駒父集《侍兒小名》三卷，王性之續一卷，好事者復益所未備。雖曰擇之不精，採摭未盡，亦足為尊俎諧謔之助。士大夫昵裙裾之樂，顧侍巾櫛輩得之惟艱，或得一焉，不問色藝如何，雖資質凡下，必極美稱。名浮於實，類有可笑者。豈故矜炫，特價平日妄想，不足則誇爾。或謂「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澹妝濃抹總相宜」，「總宜」之名為佳，特恐無敢承當者。

○關永堅

趙忠簡公秉政日，使臣關永堅亦西人，趨承雲久，乃丐官准上。貧不辦行，欲質息女。公憐之，隨給所須。永堅乞納女，公卻之，請力，不得已，姑留之。後永堅解秩還，公一見，語之：「爾女無恙。」永堅謂宿逋未償，公笑不答，且助資送費，囑求良配，遂歸監平江梅裡鎮宗室汝霖。女言：「雖累年日侍丞相巾櫛，及嫁，尚處子也。」汝霖與知泗州王伯路厚，語其詳。王云：「前輩於此等優為之，特今之人為難能。」司馬溫公、曾魯公各有似此一事傳於世，文多不載。

○花信風

江南自初春至首夏，有二十四番風信。梅花風最先，棟花風居後。煇少小時，嘗從同舍金華潘元質和人《春詞》，有「捲簾試約東君問，花信風來第幾番」之句。潘曰：「宮詞體也，語太弱則流入輕浮。」又嘗和人《臘梅詞》，有「生怕凍損蜂房，膽瓶湯浸，且與溫存著」，規警如前。朋友琢磨之益，老不敢忘。潘墓木拱矣。

○野艇

山谷云：「野艇恰受兩三人。」別本作「航」，「航」是大舟，當以「艇」為正。今所謂航船者，俗名輕舫。如「航湖」、「航海」，亦為常談。

○郴州詞

秦少游發郴州，反顧有所屬。其詞曰：「霧失樓台，月迷津渡。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裡斜陽暮。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。」山谷云：「語意極似劉夢得楚、蜀間語。」「淚濕闌干花著露，愁到眉峰碧聚。此恨平分取，更無言語空相覷。斷雨殘雲無意緒，寂寞朝朝暮暮。今夜山深處，斷魂吩咐潮乃去。」毛澤民元祐間罷杭州法曹，至富陽所作《贈別》也。因是受知東坡。語盡而意不盡，意盡而情不盡，何酷似少游也。乾道間，舅氏張仁仲宰武康，煇往，見留三日，遍覽東堂之勝。蓋澤民嘗宰是邑，於彼老士人家見《別語》墨跡。

○善博日勝

蘇東坡云：「如人善博，日勝日負。」王荊公改作「日勝日貧」。坡之孫符云：「元本乃『日勝日貧』。」呂正獻尤不喜人博，有「勝則傷仁，敗則傷儉」之語。

○毀《通鑑》

了齋陳瑩中為太學博士。薛昂、林自之徒為正、錄，皆蔡卞之黨也，競尊王荊公而擠排元祐，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。卞方

議毀《資治通鑑》板，陳聞之，因策士題特引序文，以明神宗有訓。於是林自駭異，而謂陳曰：「此豈神宗親制耶？」陳曰：「誰言其非也？」自又曰：「亦神宗少年之文耳」。陳曰：「聖人之學，得於天性，有始有卒，豈有少長遞旌？」自辭屈愧歎，遽以告卞，卞乃密令學中敞高閣，不復取議毀矣。毀《通鑑》，非細事也，諸公未有紀之者，止著於《了齋遺事》中。國子監舊有安定胡翼之祠，紹聖初，自為博士，聞於朝，徹去。

○貓食

客言：蘇伯昌初筮長安獄掾，令買魚飼貓，乃供豬糲腸。詰之，云：「此間例以此為貓食。」乃一笑，留以充庖，同寮從而遂日買貓食。蓋西北品味，止以羊為貴。

○莫安排

詔賜楚州孝子徐積絹三十匹，米三十石。積從胡瑗學，一見，異待之。嘗延食中堂，二女子侍立。將退，積問曰：「門人或問見侍女否，何以答之？」瑗曰：「莫安排。」積聞此言，省悟，所學頓進。此段不但見於諸公紀聞，亦載在《哲宗實錄》，乃元豐八年事也。豈警後學，要妙在「莫安排」三字，故史臣從而書焉。徐字仲車。

○仲車雜著

仲車《雜著》數十條，臨川、山陽板行。其一云：「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近世拜官，徒為飾詞，已足恥矣。而朝廷又為之法曰：『至某官乃得辭免。』是教人為偽也。其兩府有除拜，未受命，必先押入，其名已不正。蓋賢者以禮進，以義退，既可押入，必可押出。」此固然矣。但立法有素，豈易頓革。柄臣為國具瞻，既膺大拜，不應偃然即當其任，故三辭、再辭。次及從官、台諫，一辭而已。此豈由衷，特拘以法。其不應辭者，豈官微任輕，進不係時之重而然歟？兩府初除，固已受命，特未受告耳。凡降旨日下供職者，皆未受告也。

○說食經

食無精糲，饑皆適口。故善處貧者，有「晚餐當肉」之語。輝家與宗室通婚姻，常赴其招。家家類留意庖饌，非特調芼應律令，且三字「爛、熱、少」。爛則易於咀嚼，熱則不失香味，少則俾不屬饜而飫後品。輝頃出疆，自過淮見市肆所售羊邊甚大，小者亦度重五六十斤。蓋河北羊之胡頭，有及百斤者。驛頓早晚供羊甚臃，既苦生硬，且雜以蕪羹醬，臭不可近。若用前二說制以餉客，豈不快屠門之嚼哉！王荊公解「美」字從羊、從大，謂羊之大者方美。而東坡亦有「剪毛胡羊大如馬，誰記鹿角腥盤筵」之句。山谷《簡何斯舉治具待客》亦謂「軟爛則宜老人，豐潔則稱佳客」。今日蔬食，起《權輿》之歎。說食經而偶及此。

○行紀

輝自四十以後，凡有行役，雖數日程，道路倥傯之際，亦有日記。以先人晚苦重聽如乾蠱次序、旅泊淹速、親舊安否，書之特詳，用代縷縷之問。記向年貧田勾金不遂，取涂三茅，得新刊山圖而歸。滯滯良久，殊失倚門之望。因思昔淵才久出，其家日望其歸，歸止攜一布囊，人謂其間必珍貨也。後數日會親戚，啟囊，乃歐陽公《新修五代史》稿數帙、李庭珪墨一笏而已。輝用此書於日記後，先人為之一笑。自隆興癸未至紹熙辛亥恰一世，伏書泫然。

○投獻取知

王立之《詩話》書：張宗古自堂後官守登州，祈雪獲應，一判官以詩為賀。宗古曰：「玩我。」欲繳進，為人勸止。先人任饒幕，與邵武黃聖叟為代。一日，郡宴鄱江樓，黃作《木蘭花詞》上別乘，有「監郡風流歡洽」之語，亦貽怒繳申。郡牒問「風流歡洽」實跡，黃歷考古今風流歡洽出處，辯答甚苦。嘗取吏案以觀而得其詳。要知投獻本求人知，又當視其人如何，庶不反致按劍。特未知宗古所謂「玩我」何說，其亦「錦衾爛兮」之類乎？

○池魚

張無盡嘗作一表云：「魯酒薄而邯鄲圍，城門火而池魚禍。」上句出《莊子》，下句不知所出。以意推之，當是城門失火，以池水救之，池竭而魚死也。《廣韻》「池」字韻注云：「池，水沼也。古有姓池名仲魚者，城門失火燒死。諺曰：『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』」白樂天詩有「火發城頭魚水裡，救火竭池魚失水」，初不主姓名之說。然《廣韻》所載當有所據。

○代王言

詞臣代王言，賞功罰罪，若雷風鼓舞天下。要當彩公論載於訓詞，以昭示懲勸。某除某官，若其人非素所與者，必微寓詆諆於一二字中。審其人不應此除，曷不循繳還之制？顧假命令以快我之好惡，其可乎？

○彭門會

晁無咎貶玉山也，過彭門，而陳履常廢居裡中。無咎出小鬟舞《梁州》以佐酒，履常作小闋《木蘭花》云：「娉娉裊裊，芍藥梢頭紅樣小。舞袖低垂，心到郎邊客已知。金尊玉酒，勸我花前千萬壽。莫莫休休，白髮簪花我自羞！」無咎云：「疑宋開府鐵心石腸，及為《梅花賦》，清便豔發，殆不類其為人。履常清通，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，而此詞清便豔發，過於《梅花賦》矣。」

○下水船詞

元豐己未，明略、無咎同登科。明略所游田氏，姝麗也。一日，明略邀無咎晨過田氏，田氏遽起，對鑿理髮，且盼且語，草草妝掠，以與客對。無咎以明略故，有意而莫傳也，因為《下水船》一闋：「上客驪駒至，鸚鵡喚銀屏睡起。困倚妝台，盈盈正解螺髻。鳳釵墜，繚繞金盤玉指。巫山一段雲委。半窺鑿，向我橫秋水。斜領花交鏡裡，淡拂鉛華，匆匆自整羅綺。斂眉翠，雖有悵悵密意，空作江邊解佩。」頃在上饒，得此說於晁族。無咎跋云：「大觀庚寅四月十三日，伯比、季良、無咎集國東之逆旅，話此四事，季良雲可書也。」伯比、季良當是群從，風流醞藉，寓諸樂府。雖曰纖麗，不妨遊戲於杯酒間。餘一說，乃陳襲為錢唐妓周子文作四詩詞，洪內相已載在《夷堅志》，語皆合。餘一未詳。

○軍帥起復

軍帥丁憂，詔起復。迨服闋，猶以「起復」二字入銜。或曉之，答曰：「自拋了娘子，卻加得此官，二年未曾遷轉。」又一輩銜內必帶「宜差」二字，有俾除去，乃云：「元被受差札上帶下來，怎敢擅除。」一添差酒官不釐務，堅要供職，人亦語之：「在法只合閒坐請料錢。」其人言：「朝廷令某不離務，邇辦課利，豈敢閒坐請他料錢。」三者可補《笑林》之遺。

○御廚折食錢

舊制：御廚折食錢凡十一等。第一等，舊折八十餘千，紹興初減半，餘遞減有差。至第十一等，舊折三十千，亦損其半。然尚宮內人赴景靈宮酌獻，卻係臨安府依格饌造。食味每分白肉胡餅、湯肉粉雜釘、炊作、炒肉、煮菜羹飯、軟肉，所破料止羊肉十三兩，面五兩，綠豆粉二兩，米五合，薪炭之屬準此，其儉如此。或乃云承平舊制，雖御廚末等折食則例，亦不致是之窘也。

○論帝姬

建炎初，臣僚論帝姬。或者謂非姓氏之「姬」，乃姬侍之「姬」。此尤不可，豈有至尊之女而下稱姬侍乎？若以謂避忌，政和間「主」字乃主簿、主書之「主」，非國主、家主之「主」也。先是「主」字一切除去，民間有無主之說。又言：「姬者，饑也，亦用度不足之讖。」乃詔改正。乃政和二年，蔡京三人相時，建請改公主為帝姬，君主為宗姬，縣主為族姬。議者謂周姬猶齊姜、宋子也，是使國女改從周姓，故靖康初悉罷之。